

OPEN YALE COURSES

后浪



耶鲁大学公开课

文学理论

THEORY OF LITERATURE

[美] 保罗·H. 弗莱 (Paul H. Fry) 著

吕黎 译

罗钢 汪民安 推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后浪

OPEN YALE COURSES

耶鲁大学公开课



文学理论

THEORY OF LITERATURE

[美] 保罗·H. 弗莱 (Paul H. Fry) 著

吕黎 译

罗钢 汪民安 推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耶鲁大学公开课 : 文学理论 / (美) 保罗·H. 弗莱

著 ; 吕黎译 .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2017.9

ISBN 978-7-5596-0818-5

I . ①耶… II . ①保… ②吕… III . ①文学理论

IV . 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3728 号

THEORY OF LITERATURE by PAUL H. FRY

Copyright © 2012 by Yale Universit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by POST WAVE PUBLISHING CONSULTING (Beij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归属于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耶鲁大学公开课 : 文学理论

著 者 : [美] 保罗·H. 弗莱

译 者 : 吕 黎

选题策划 : 后浪出版公司

出版统筹 : 吴兴元

责任编辑 : 熊 娟

特约编辑 : 张 鹏

营销推广 : ONEBOOK

装帧制造 : 墨白空间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5 千字 69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26.5 印张 插页 2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6-0818-5

定价 : 60.00 元

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周天晖 copyright@hinabook.com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010-64010019

前 言

本书里的章节在出版过程中经历了极为不寻常的变化，尽管收录本书的丛书系列可能让它看起来不是这样。没错，我在2009年春季学期开设的26讲的耶鲁大学公开课“文学300”录了像，当你开车上班或者去跑步的时候，你也可以当录音听。当人们认为转写成书稿也许也会有吸引力之后，这些讲座最后变成了文字形式的这本书。这些讲座都是我根据一页左右的潦草笔记即兴讲的。录音带被送到圣地亚哥，在那里，一台机器写下了它认为自己听到的东西。这份稿子又被送到纽黑文的一个人的手里，她又做了她能做的事情。这就是我接手的起点。我本应该完成我过去几个月里一直在做的这项工作，但那时缺乏动力，我只是花时间浏览了文稿，做了一些简单的修改——尽管我意识到这份记录稿经过多次转手，已经变得像一个笑话或者一堆闲言碎语。

在某种程度上，就应该让它保持那个样子，因为这些本来就是转写稿，而不是重写，尽管它们的准确度只达到了电视上为有听力障碍的人提供的即时字幕的水平，但是不会有人说这份稿子经过了有意而为的改动。但是，它们现在变成了一本书：诚然，既有数字版本也有印刷版本，但仍是一本书。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收到并接管这份转录稿后，做了一些润色修改。然后我收到了这些讲座的压缩文件包，进一步的编辑工作已经启动，我也开始工作。这时，我不断想起我为学生布置的（在本书第13章中加以讨论）一篇非常有名、以难读著称的论文的头几段，那就是雅克·拉康的《无意识中文字的能动性》。他说，他这篇文章是一个研讨会发言的文字稿（*écrit*，收录在一卷《著作选集》【*Écrit*】中）。他

觉得，如果他想完全传达他对语言在无意识中扮演的角色想要表达的看法，保留那个场合的口语形态很重要。同时（尽管拉康没有这么说），对任何曾经当过听众的读者来说，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在即兴讲话中传达的信息或许对那个场合来说是足够的，但听众对其记录下来方式的接收，与一个读者在更为休闲的状态下关注文字版本时接收信息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因为这本书是为读者准备的，所以我修改了讲座中在我看来需要进一步详细阐释的地方，同时希望全程保留一种现场听讲座的感觉。我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散文化”的即兴演讲者，所以当你遇到一个长句子时，请不要认为它在讲课时是短一些的。

没有我的助手斯蒂芬·埃斯波西托不可或缺的全面帮助，我不可能集中精力处理我已经描述过的那些意外的挑战。斯蒂芬是给这些讲座进行录像时的助教之一，也是一位冉冉升起的重要的比较文学学者和理论家。我欣然地接受他对这些章节做最后一遍的通读和修改，当我把稿子递给在波士顿的他时，每一份稿子的标题都是“修改稿，X号”。他撰写了书目文章《阐释的种类》，以及每一个话题的进阶阅读书目，这篇文章在全书的最后。他还提供了我们认为必要的参考文献（尽可能少），以及附录中的文章段落。我在一些课上打印并散发了这些段落或者上传到了网上，以便学生讨论。

尽管引用我布置的复印材料是一个挑战，估计至少会引起我们大体上希望避免的烦恼，但是引用我们的主要教科书还是容易的。我强烈建议我们的读者考虑购买这本优秀的书。这本书以其明智、丰富的选文（选文覆盖了整个批评史）和通情达理的导读在这个领域独树一帜。这就是大卫·里克特（David Richter）编纂的《批评传统：经典文本和当代趋势》（*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3rd ed. Boston: Bedford/St. Martin's, 2007）。本书所有方括号里的引文页码都是该书第三版的页码。

本书的头两章是导论，给出了许多大家通常可能期望在前言中看到

的申辩、免责声明和自夸，所以我在这里不想多说我接下来对这个广阔学科的巡视包括哪些内容。但我意识到，我的课程大纲中没有包括一些近来很有影响的人物和思想，尽管你可以零星地找到对这些潮流的间接提及和预测。比如“伦理转向”，如我指出的，也包括晚期的德里达，但是我没有讨论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或者诸如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和阿尔·巴丢（Alain Badiou）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还有一个潮流发端于英国，以西蒙·贾维斯（Simon Jarvis）、凯斯顿·萨瑟兰（Keston Sutherland）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文本表面做出了才华横溢的解读。他们采用的微读法（micro-reading）是由蒲龄恩（J. H. Prynne）开创的，刚刚通过他们大有前途的学生们传到美国海岸。

文学社会学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但是我对约翰·杰洛瑞（John Guillory）的讨论（并在那个语境下提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并没有结合对其他重要著作的讨论，比如社会语言学家迈克尔·西尔费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的著作。皮尔士的符号学影响了西尔费斯坦思想的形成；比如纳普和迈克尔斯的新实用主义观点（本书有所讨论），如今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知识和品位在社会和文化中的流通，但必须说明的是，这更多的是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为模型，而非布尔迪厄的“惯习”（habitus）概念。后者与作为索绪尔传统的竞争者兴起的皮尔士传统中的社会标志符号（socially indexical sign）相似，我们的讲座对这场竞争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对皮尔士传统的概述还没有著作出版，我希望很快会出现。读者可以在本书第25章的开头找到一些关于这个主题的讲解。

最近，福柯（本书有所讨论）和葛兰西（只顺便提了一下）以外的知识流通理论将学者们引入了相互关联的一些领域：系统理论（尤其是尼克拉斯·卢曼的）、媒介史、再媒介化、媒介理论（这个领域的经典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和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的著作），以及这些领域中更专门的书籍史（如彼得·斯塔利布拉斯和大卫·卡斯坦的著作）。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内容需要另一门课、另一本书来介绍。

确认我在学术上受到了哪些人的恩惠——我是说我受到的个人恩惠，因为这里写下的这些名字大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被列入了书目文章中——是极其巨大的挑战。我在这里只能列出其中一部分人名，这些年来他们的教导和对话塑造了我对这门学科的理解，不管他们是否知道这一点：Jeffrey Alexander, Johannes Anderegg, Marshall Brown, Margaret Ferguson, Stanley Fish, Hans Frei, Harris Friedberg, Paul Grimstad, John Guillory, Benjamin Harshav, Geoffrey Hartman, John Hollander, Margaret Homans, Helmut Illbruck, Carol Jacobs, Barbara Johnson, Jeremy Kessler, Eric Lindstrom, Alfred MacAdam, David Marshall, Irving Massey, Rainer Nägele, Ana Nersessian, Edward Nersessian, Cyril O'Regan, Brigitte Peucker, Anthony Reed, Joseph Roach, Charles Sabel, Naomi Schor, David Simpson, Peter Stallybrass, Garrett Stewart, Henry Sussman, Steve Tedeschi, Michael Warner 和 Henry Weinfield。在这些课题上教育别人（并且允许别人接受教育）是一件如此重要但又精细的工作。与以往类似的场合相比，我现在的痛苦尤甚，尽管我已经列了一个似乎相当长的致谢名单，我无疑还是遗漏了许多值得在这里提到的人名。我只能希望他们能够因为未被提及而免于受责松一口气。从我20世纪80年代开设这门课程开始（当保罗·德·曼的学生把他们的优势和热诚带入我们的进程时），有很多助教帮助过我，我在本书题词中对它们表达了谢意。对于一直以来给予我建议和鼓励的人，除了斯蒂芬·埃斯波西托，我还要感谢耶鲁大学公开课的创始人和不知疲倦的支持者 E. E. Kleiner 以及耶鲁大学出版社的 Laura Davulis, Christina Tucker, Sonia Shannon, Ann-Marie Imbornoni 和 Aldo Cupo。我也要感谢韦斯特切斯特图书集团的 Wendy Muto 和 Brian Desmond，以及我的文字编辑 Julie Palmer-Hoffman。

目 录

前 言	1
-----	---

第1章 导 论	1
---------	---

第2章 导论(续)	12
-----------	----

对阐释和阅读的第一组反思

第3章 进出阐释循环的方法	29
---------------	----

第4章 构形的阅读	42
-----------	----

文本和结构

第5章 自主艺术作品的思想	59
---------------	----

第6章 新批评和其他西方的形式主义	73
-------------------	----

第7章 俄国形式主义	89
------------	----

第8章 符号学和结构主义	104
--------------	-----

第9章 语言学和文学	119
------------	-----

第10章 解构主义 I	136
-------------	-----

第11章 解构主义 II	152
--------------	-----

作者（读者）和心理

第12章	弗洛伊德与小说	169
第13章	理论中的雅克·拉康	184
第14章	影响论	198
第15章	后现代精神	213

社会语境

第16章	读者与文本的社会渗透性	229
第17章	批判理论的法兰克福学派	243
第18章	政治无意识	258
第19章	新历史主义	272
第20章	经典女性主义的传统	286
第21章	美国非裔批评	300
第22章	后殖民批判	315
第23章	酷儿理论和性别表演	330
第24章	文学研究的制度建构	344

反对理论与支持理论

第25章	理论的终结？新实用主义	361
第26章	结 论	376

附 录 I	讲座上引用的段落	391
附 录 II	阐释的种类	397
注 释		415

第1章 导 论

“理论”的前史及其兴起

阅读材料：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和保罗·利科的著作片段。

首先我要谈谈我们这门课的名称，因为其中包含几个大词：“理论”和“文学”当然要讲，“导论”这个词也值得说说。

“理论”这个词有很复杂的词源学历史，我不想对此多说，只想指出它的意思为什么令人感到困惑。在某些时期，这个词的用法使它有我们现在称为“实践”的意思。而在另一些时期，它又完全没有实践的意思，而是一个实践可以诉诸的概念。理论的后一种含义现在很流行，但我们接受这个含义也许有些过于不假思索了。然而，对我们来说，理论和实践的区别是不言而喻的，但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区别却没有那么明显。是的，将方法论称为“应用理论”可能很有道理，但这使它听起来好像是我刚才所谓的实践（经过规划的实践）的意思。另一方面，理论并不

总是立即就实用的。理论可以纯粹是推测性的行为。它是关于某种事情的假设，这种事情的真正本质不需要一定是可见的，因为理论可以将之呈现出来。无论理论的对象是什么，如果真有一个的话，由于人们的思想存在局限性，理论自身更紧迫的需求都是严格的内部一致性，而不是在一个既定领域得以应用。

当然，理论大多数情况下无疑是为了应用而存在的。通常，咱们这种课程都有某种检验文本，比如《利西达斯》(*Lycidas*)、《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一部短篇小说。每过一段时间，课堂讲解都会停下来，作品被拿出来，然后用最近讲到的理论来分析这部作品。这样，你将会听到对《古舟子咏》的后殖民主义解读，或者创伤理论的解读，等等，这将会贯穿这门课的始终。顺便说一句，曾经有过很多很好的解读。

我不愿意说理论总是应该有用的，尽管我知道情况通常是这样的，但我也不会偏离这个常规。我会对此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至少使它时不时地看上去像是在小题大做。我们的文本是一本儿童故事书《拖车托尼》(*Tony the Tow Truck*)。这是一本由硬纸板做成的小书，每一页的下面有一行文字。每一页上还画有带着不同表情的拖车，背景是带有表示赞同或反对表情的一排房子。我们暂时不会回到这个文本，但是庆幸的是，这个文本很短，以后我们会用它说明不少问题。当别人回到《利西达斯》的时候，我们将回到《拖车托尼》来介绍如何运用理论。

我的这个选择没有任何贬低理论的意思，也不含有任何对文学作品的歧视。这更多的是想提醒大家，假如你能用理论分析《拖车托尼》，你就能够用理论分析任何文本。同时，我也是要提醒大家，阅读——阅读任何东西——毕竟是一种复杂、几乎具有无限潜能的行为。

理论探讨根本性的问题，而且有时会建构体系。在这一点上，理论与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可能很像。这就是说，理论旨在对可以被思考的对象进行总体描述，这与哲学很相似，或者说足以与哲学匹敌。但是，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哲学都不同，

因为它带有的怀疑态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文学理论中，对我们进行思考的基础似乎有着各种各样的普遍怀疑，这种怀疑正是现代文学理论史的特征。我们在这门课上读到的理论并不都是怀疑性的。文学理论中最有力、最深刻的一些思考在其意图和观点上都是建设性的，但是无论你高兴与否，更多的时候你将面对这样的事实：你将发现这门课的阅读材料大部分都是由这种持久的怀疑支撑的，或者我应该说是被它损害的。理论的怀疑论是极其重要的，我将不断地提到这点，但现在我只是顺带提一下，以便唤起理论的氛围。

回到“文学”这个词。这门课不是关于相对论、音乐或者政府的理论的。这门课是关于文学的理论的，而文学的理论与其他种种理论一样，需要进行定义。对我来说，理论提出的最基本，也许最吸引人的问题可能就是“什么是文学？”我们课上的大多数阅读材料都回应了这个问题，轮番为我们提供了种种有趣而奇妙的定义。有些定义是以形式为基础的：循环性、对称性、精简的形式、不够精简的形式、重复。有的定义以摹仿为基础：对“自然”、心理状态或者社会政治状况的摹仿，这些定义诉诸摹仿的复杂性、平衡、和谐，或者有时是不平衡、不和谐。有些定义专注于文学与其他话语类型之间在认识论上的差异：大部分话语致力于真实反映世上事物的实际状态，而这种观点认为文学话语没有这样的责任，应该被认为是虚构的，它编造事物而不指涉事物。

所有这些定义都曾流行过。我们会重温它们，当我们更多地了解它们后，我们会发现它们各自的优点。但同时，正当我一口气说出所有这些可能的定义时，你们也许在想，你们可以轻易找出所有这些定义的反例。嗯，不错，你们这么说有道理，但同时，你们这种强硬态度会引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感觉（不是吗？），文学可能**根本**什么都不是！换句话说，文学也许是无法被定义的，无法由一个定义说明，而只是你觉得是文学的任何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你所在的解读群体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东西。但是，即使你得出了这个结论，文学的定义似乎也不会无效。只要你们

知道特定群体对文学有着特定的观念，这些观念自身就值得研究。毕竟，你们自己也完全知道，实际上也认同在你们大家中间什么被当作文学。我刚刚描述的是所谓的新实用主义者对文学和定义的大体看法，但这并不能使我们免于限定研究对象的任务。定义对我们而言很重要，即使它是临时的，在这门课上我们当然不会一笔带过。

除了给文学下定义，文学理论还提出了一些多少能打开这个领域的问题。什么产生了文学？文学的效果是什么？对起源问题我们会问：什么是作者？文学权威的本质是什么？同样地，如果文学有效果，那它一定作用在某个人身上，这就产生了另一个有趣而令人烦恼的问题：什么是读者？文学理论主要涉及这种类型的问题，我们这门课的结构就是按照这些问题组织起来的。从课程内容上你会注意到，我们的课程从文学由语言形成的想法转向文学由人的心理形成的想法，再转到文学由社会、经济、历史的力量形成的想法。就文学具有什么样的效果而言，这些想法必然会有相应的推论，我们的课程就按照同样的顺序介绍这些推论。

最后，文学理论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在转向形式、心理和社会之前，我们先从这个问题开始。它不是一个“什么是读者”这类的问题，而是“阅读是怎样完成的”。这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能够充分地解读某个事物，或对正在进行的阅读有某种依据，我们——任何人——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阅读经验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直面文本？文本在很多方面与我们相距遥远，我们应该如何与之发生联系？这些都是所谓的阐释学（*hermeneutics*）提出的问题，我们很快会讨论这个难解的术语。它来自希腊神祇赫尔墨斯（Hermes）的名字，这位神祇将语言教给了人类，他有许多头衔，其中之一是信使之神。

关于文学和它在理论中的语境，我们就谈到这里。现在让我赶紧讲讲“导论”这个词。我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开始教这门课，那时文学理论绝对是时髦的东西。我的一位同事曾经半开玩笑地说，他希望他的门口也有黑皮的特许证。理论那时既热又酷，带来的结果就是，

它不是一个人有自己主张的问题，而是要有非常强烈的主张。所以，许多人认为你无法教一门理论“导论”。他们的意思是，你无法教一门概论课程，比如说：“如果今天是星期二，那就讲福柯。如果今天是星期四，那就讲拉康。”这种做法是对理论的背叛。人们认为，需要做的是去努力抓住所有可能的理论的基础。你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或者保罗·德·曼的学生，如果你打算教概论课程这种东西的话，你必须从你的基本信念中推导出其他的部分。

这就是人们那时觉得教理论应有的方法。教一门导论课很尴尬。那时我教的这门课叫“文学Y”，像现在一样，是我们文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保罗·德·曼教的是“文学Z”，他把它上成了一门阐释技艺的课。那门课确实使其他各种形式的理论黯然失色，非常严格而有趣⁰，但那不是一门概论课。人们想当然地以为，所有其他的东西都要从一个基本思想中推导出来。但他们就没有稍微假设一下这种可能：许多认为自己是基本理论的一系列思想，竞相吸引人们的注意，可以令人愉快地以折中方式兼收并蓄——这或许就是我们在这门导论课上时不时要做的。

我怀念那时的酷和热吗？既怀念也不怀念。华兹华斯说过：“能活在那样的黎明中是何等幸福。”我希望能够说服你们，现在“进入理论”对我们还是有好处的。我们仍然有见解，我们需要有，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承认我们有。我们仍然需要承认，我们的思考都来源于理论原则，而文学新闻大体上不需要。我们必须理解，我们的所为、所说，和在论文与文章中写的内容都是以一些理论为前提的。假如我们不接受这些理论，那我们就不过是天真地复制，完全不清楚我们是怎么利用它们的和它们怎么利用我们。因此，和以前一样，理解理论是至关重要的。

认识到理论的声望已经衰落、曾经的热闹已经过去，也是有好处的。（我在这里说的不是方法论，人们现在仍像以前一样还在热切争论方法论。）我们处在现在可以被我们称为历史的有利位置。我们将要学习的理论中的一些，实际上是大部分，不再被视为当今各种方法论的本质基础。

我们要学的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繁荣的时刻，而且作为一种范式，仍然对其他范式的形成产生间接影响，但其中的大多数不再是人们仍在热议不休的议题了——这给了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进行观察的机会。因此，在不时地解释某些理论议题和思想为什么在特定历史时刻声名鹊起时，我将会有合理的自信。有了这个增加的维度后，导论就不仅仅对那些想了解理论高峰的人有价值。它的价值还在于为我们展示了理论现在如何一方面成了一个历史话题，而在另一方面，是我们全身心投入并致力于研究的对象。所有这些就是教一门文学理论导论课程的理由。

文学理论是如何与批评史联系在一起的？批评史也是一门我喜欢教的课。通常，这门课的内容包括从柏拉图到 T. S. 艾略特或者从柏拉图到 I. A. 理查兹或其他某个 20 世纪早期的重要人物。这门课与文学理论课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和理论一样，文学批评持久地关注文学的定义问题。在讨论文学的定义时，我提出的许多问题对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同样相关。但是，我们仅凭本能就能知道，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事业。首先，有一样东西在文学批评中是理所当然的，而在文学理论中却不是。文学理论不关注评价。文学理论将评价或者鉴赏视为任何读者反应经验中的必然组成部分，它更倾向于在描述、分析和推测等问题上进行讨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特定读者在特定环境下如何和为何评价文学，或者没有或拒绝这样做，这就是文学理论的课题，或者至少是理论引起的方法论的课题。但是，我们为什么应该或不应该评价文学或者某部作品，只属于批评的领域。然而，我应该有资格说，理论有时暗含了价值，即使它没有如此公开宣称。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曾说“诗歌不肯定任何事，所以从来不说谎”，这既属于理论又属于批评。保罗·德·曼很可能完全同意这个说法。

这是理论中缺失的东西。但什么是理论有而批评没有的呢？在这节课剩下的时间里，我将主要讲一下这个问题。理论中出现的新元素是怀疑主义，这是文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所不具备的，文学批评总是在坚持

某种原则。文学理论对其主题的基础保持怀疑，大多数情况下，对自己的论点的基础也保持怀疑。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尤其是在20世纪及以后，人们为什么对确认为真的阐释的可能性有如此普遍的怀疑呢？

这个答案存在于人类思想史中。我认为，这种怀疑主义的种子是在我们经常称作“现代性”的时期种下的。我们不应该混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后者是20世纪早期的现象。现代性指的是现代思想的历史，我们可以将它追溯到笛卡尔、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现代早期”时代。注意一下这些人物：在《第一个沉思》中，笛卡尔想知道他怎样才能确定自己没有疯，或者他的头脑是否被一个邪恶的天才所占据；莎士比亚关注哈姆雷特这样的角色，后者可能是个疯子也可能不是；塞万提斯把他的主人公写成一个疯子——或者至少我们很确定这一点，而堂吉诃德不这么认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理性、有条理的思想者。同样，我们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但是塞万提斯使我们好奇，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不是像堂吉诃德那样的歇斯底里的妄想狂。

所有这些都对理性思维基础的怀疑都产生于17世纪。那么，我们为何在那时对“我知道什么”和“我如何知道”之间的关系变得如此神经质呢？我认为在《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s*）接下来所说的内容里，笛卡尔至少部分地描述了这个问题。笛卡尔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存在的呢？在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异己的存在并不像它们看起来的那样存在着。笛卡尔给出了一个令自己满意的回答：“我思，故我在。”随之而来的推论是，因此所有我思考的事物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存在着的。

这个“笛卡尔革命”为之后150年间我们称为启蒙运动的时期建立了一个中心前提。从那以后，人们认为心灵与心灵所思之物有一定的距离。一开始，人们觉得幸好有这样一个距离。毕竟，如果你站得太近或太远看一张照片，你都无法看清楚，它会失焦。但是如果你和它之间的距离正合适，它就聚焦了。这种科学客观性思想的基础就是在观察者和被观

察者之间保持客观的中间距离，在它的激发下，法国启蒙主义者编撰了《百科全书》。但是渐渐地，这段距离既不太大也不太小的假定开始受到侵蚀。尽管许多严肃的康德研究者没有把康德归在怀疑主义者一边，但他在1796年确实说过和笛卡尔的“我思”一样著名，却更加令人不安的话：“我们无法认识物自体。”确切地说，康德在物自体周围竖起了一座巨大的脚手架——尽管我们无法认识事物本身，但我们可以用很多方式测量它，间接地去认识它——以至于将他归在怀疑主义者一边似乎很无礼。但同时，从主客体之间距离产生的危机感开始在这种思维中出现。

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The Phenomenology of Mind*)中说，在近代历史和最近的意识发展过程中，某种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有了“苦恼意识”，这种精神的异化状态驱使我们远离我们观看的事物。我们不再确定我们看到了什么，因此意识感到被异化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思想史的主流是怎样一步步向怀疑主义敞开了大门的。但是，至关重要的转折还没有到来，因为在所有这些论说中，甚至包括黑格尔的，都还没有质疑意识思考所思之物的权威。意识可能并不能清晰地思考对象，但它仍然是产生自己思想的根源，尽管这些思想可能是不确定的。但是接着又出现了三位伟大的人物——还有其他一些人，但这三个被认为是奠基性的人物——他们开始提出问题，使整个有关意识的议题复杂化了。他们的论点是，意识不仅无法清楚地理解它所观之物，因此与它异化了，而且与自身的基础也异化了。与自己所观之物相比，它对自身从何而来的认识并不更多。换句话说，意识不仅与世界异化，而且抹除了自身思考的根源。

在《资本论》里关于商品拜物教的著名论述中，马克思描述了我们通过人类劳动创造产品并将其转化为商品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我们认为商品有客观价值，但没有生产它的劳动价值。他将商品拜物教与宗教做了比较：上帝是人类脑力劳动的产品，我们将其对象化，然后假设他是我们的创造者，有着永恒不变的商品价值。马克思的观点的一个方面，是认为意识（也就是我们相信事物的方式）被蒙蔽了，因为它是由它无